

英语民族姓氏形成的文化意义初探

张从益, 彭正银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吉首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吉首, 416000)

摘要: 由文化意义的探究显示, 英语民族姓氏的形成过程呈现出疏离度递增模式, 即映射、投射、折射和影射。其模式揭示, 姓是建构语言世界图景的特殊片段, 这是因为古人是通过认识自身主体来认识天地万物的。

关键词: 英语民族的姓; 文化意义; 渊源

中图分类号: G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4)03-0387-04

萨丕尔认为从根本上说, 语言所具有的就是一种“文化功能而不是什么生物遗传功能”(language a cultural, not a biologically inherited, function)。也就是说, “语言与现实的关系, 是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刘宓庆教授在《文化翻译论纲》一书中指出, “微观视角中的文化意义是我们的研究重点。”他具体解析为: “文化意义的微观视角审视, 就是排除构成语言宏观结构的各语法范畴所含蕴的语法意义而专注于词、词组……所蕴涵的文化意义。”刘先生还依据当代许多语言学家的理论具体阐述了“……文化意义获得的四种方式: 映射、投射、折射和影射”的观点。^[1]

本文基于萨丕尔等人关于文化的本体论特征和刘宓庆关于微观视角中的文化意义获得的四种方式的观点, 试图从文化意义的微观视角窥探英语民族姓氏的来龙去脉。

一、Totem 文化意义的映射

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表明, 人类社会普遍起源于早期的氏族组织。这种氏族, 根据历史学家扬希枚的看法, 更确切地说应该叫做氏族, 即拉丁语的 gens, 梵语的 ganas; 其基本含义均指亲属组织。在拉丁语、希腊语和梵语中, 这个字的词根都是“生殖”。社会学家李玄伯曾指出: “Gens 等词, 都具有系统滋生意义, 与中国‘姓者, 生也’意义相同。所以 Gens, 解作同姓, 可无疑义。”^[2]在人类各民族的早期历史中, 这种血缘氏族团体乃是社会组织的普遍形式, 其

起源之古老几乎难以探究, 但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组织单位, 它确是各民族原始社会的基础。无论在中国商周时代的城邑邦国中, 或在希腊、罗马的早期城邦中, 都可以看到这种血缘氏族组织的存在。

从 Gens 这一基本点来把握氏族的本源, 那就是: 天人关系。“天人关系, 亦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 也是文化方向的基本问题。”在西方, “柏拉图之前的早期希腊自然哲学, 人与自然不分, 类似中国的天人合一整体观。”^[3]在文字出现以前, 原始人用简单的图画来表示人、畜及其它各种事物。久而久之, 这些表示原始事物的画的意义变得无关紧要, 而这些画本身则慢慢地发展成一种能表示某一语言形式的符号。因而世界上一切文字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它们无不起源于一种类似简单图画的符号。

从对中国汉字的雏形——象形文字的窥视, 我们可以说汉字来源于对物体外形的摹仿, 但对英文字母的来源, 专家则众说纷纭。现有的文史资料、历史学家和词源学家均认为现代欧洲语言的字母可上溯到拉丁语、希腊语和腓尼基语(Phoenician)。希腊语的头两个字母 alpha 和 beta 并在一起组成了英语单词, alphabet, 即字母的意思。从对某些单个英文字母的解析, 可见 Totem(图腾)崇拜在英语民族姓氏中的痕迹。

通常英语民族的姓均由多个字母组成, 绝大多数姓都在 3 个字母以上, 但也不乏 1 个字母的姓, 如: A, E, J, M, O, Q, Z 等。以 A, M 和 O 为例。

A 姓。A 作为第一个字母而成为英民族的姓并非偶然。在 3 000 年前的古代腓尼基, A 叫做 aleph, 意思是“牛”。可能是由于牛头上有两只角的缘故, 牛被画成 V, 中间还有一横杠。后来, 希腊人把 V 字颠倒过来。于是 V 字便成了英文字母的 A。在古腓尼基, 牛能替人类干活, 它的肉与皮为人们提供了生存必须的衣和食。^{[4](18-20)} 因此, 牛, aleph, 或 A 便成了英语字母的第一个字母。

M 姓。M 作为英民族的姓也事出有因。西方文化的理论建造, 从泰勒斯开始就是明晰的: 宇宙万物的本源是水, 万物生于水, 又复归于水。有趣的是, 西方的《圣经》和中国的《风水》对水的见解同出一辙, 即水具有生命和创造本原的意义, 因而英汉语中的水总是与人生对接, 呈现出人生意味与美学含义。富有探险精神的腓尼基人甚至到过西班牙海岸。他们称 M 为 mem, 即“水”。而这个字母和英文字母 M 的形状一样, 表示海洋的波涛。据统计, 英国总计有 160 万个人的姓中带有 M, Mc, 或 Mac。^[4] 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进一步说明了这一问题。

O 姓。在腓尼基语中, O 字母圆圆的, 像睁大的眼睛。在英语中, Double-O 指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一个人睁大了眼睛是为了看得更清楚, 因此 Double-O 的意思就是“细察”。如 I gave the strange man the Double-O. (我仔细端详了这陌生人)。在单个字母的姓氏中, O 最常见, 在美国电话号码本(1973~1981 年)上就有 52 例之多。^{[7](11)}

以上列举的“姓”的文化本体论特征为映射(reflecting)。映射可以称为“反映”或“映象”(mirroring), “象”生成于“映”。映射是词语获得文化意义最基本的方式, 能比较直接地借助物象反映或勾绘出实体指称, 可见相对直接性(directness)是映射的基本特征, 也就是东汉许慎所说的“画成其物”。由于映射是以直接的方式使词语获得文化意义, 因而它与文化本意的关系最为紧密。^{[3](31)}

二、Motherland 文化意义的投射

作为西方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代和欧洲文化的发源地, 希腊文化引导着西方文化的发展方向。从荷马史诗中反映的情况和考古发掘的材料看, 在公元前 12 世纪到公元前 8 世纪的 400 多年中, 整个

社会是以农牧业生产为主, 这一自然环境孕育了希腊人对自然万物的敬畏和对地母崇拜的文化精神。由于英民族姓的产生要比名晚得多, 故 Motherland (地母) 的文化精神对名的影响是直接的, 有些植物或物质成为了英语民族喜闻乐见的传统人名: 如 Margaret(玛格丽特)源于希腊语 Margarites, 意为“珍珠”; Phyllis(菲利斯)源于希腊语, 意为“绿叶”等等。又如, Jewel(朱厄尔)源于拉丁语, 意为“宝石”; Susan(苏珊)源于希伯来语, 意为“百石花”。由此可见, 诸如此类对姓的影响是间接的, 但却源于 Motherland 的文化精神。例如:

由颜色词投射的姓: 如 White → Whitefield, Whitehead, Bright; Black → Blackwood, Blackmore; Red → Reed (Reed 是 Red 的变体, 无芦苇之义), Pink; Green → Greenland, Greenough, Greenaway; 等。英语民族的姓所包含的颜色词证明了认知语言学家们的观点, 即如果一种语言只有两种颜色词, 那很可能是“黑”和“白”, 如果出现第三个, 那很可能是“红”, 如果有第四个, 那就可能是“绿”。当然, 英语中还有诸如 Grey; Brown; Golden; Motley 等颜色词的姓, 但由于认知方面的原因, 它们的发生功能均十分有限。

由空间概念词和方位词投射的姓: 如 Head, Long → Longman, Longfellow, Longstreet, Broad, Grand 和 West; North; South → Southwell; Eastman 等。根据方位主义(localism)的观点, 空间关系及其词语是最基本的, 这可能因为人的最初感知是从感知自身运动和空间环境开始的, 是来自人自身的经验。

以上列举的“姓”的文化本体特征为投射(projecting)。投射指文化群体、地域、种性(caste)等的文化特征、特色或异质性间接作用于语言各层级而使之产生文化着色(cultural coloring)。投射已基本上或完全摆脱了文化物象, 不是在“形”而只是在“意”的层面上进行非直接的文化意义投射。^{[1](99)}

三、God 和 Naturalism 文化意义的折射

(一) God(上帝)文化意义的折射

希伯来信仰统治下的圣经宗教与以往的原始宗教相比, 有一个不同点: 它用上帝的利剑割断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 也割断了神、人、自然的联系。在

这种新宗教看来, 虽然自然是上帝的造物, 但自然本身不具有神性, 上帝把它交给了人类来管理, 人类是上帝工作的伙伴, 分享着上帝对其所造之物的统治权。因而古代罗马的哲学所讨论的中心, 已不像希腊人那样, 注重自然和社会问题。古罗马哲学讨论的重点是人, 是人生的问题。唯心主义成为主导倾向, 哲学的衰退, 对个人灵魂的解脱, 最终导致对理性的怀疑, 对信仰的盲从, 使哲学和宗教合流, 宗教成为古代哲学发展的最后归宿, 也即在各派哲学对人们灵魂的解脱都无能为力之后, 基督教为苦难而没有出路的人们打开了天国的大门。由于英语民族的姓的产生要比名的产生晚得多, 故 God 的宗教文化精神对名的影响是直接的, 如男子叫 John (约翰)、女子叫 Mary (玛丽) 的比比皆是。其余如 Adam, David, Eva, Jacob, John, Noah, Paul, Peter 等均成为英语民族喜闻乐见的传统人名; 对姓的影响是间接的, 但却是根深蒂固的。由教名的昵称或异体或由宗教内容派生出来的姓比比皆是。例如:

教名折射的姓, 以 John 为例, 如: Johnson, Johns, Jones, Jone, Jack, Jacks, Jackson, Jake, Jenkin 等。

借名为姓或将授与名加以改造折射的姓, 如: Adam, Eden, Henry; Henry → Harris, Hal, Halkin 等。

宗教内容折射的姓, 如: Bliss (极乐), Dole (命运), Pain (痛苦), Wilder (困惑) 等。

父亲的教名折射的姓, 如: Adam + son = Adamson, David + son = Davidson, John + son = Johnson 等。

(二) Naturalism (自然主义) 文化意义的折射

文艺复兴以后, 理性逐渐抬头, 特别是科学革命以来, 理性已压倒了信仰。于是, 欧洲基督教信仰逐渐解体。从上帝之死, 尼采引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 “忠实于大地”, 即上帝死了, 人类居住的“地”却依然存在, 不仅依然存在, 而且这时才显示它是惟一的实在, 是人生惟一的依托。这样在洛克《人类理解论》问世以前, 西方近代哲学处于使上帝自然化、物质化的自然主义时期, 即泛神论的宗教观时期。^{[5] (111-112)} 起源于以出生地 (地缘关系) 来确定公民权的罗马法的观念得到足够的体现。例如:

以地名本身为姓, 如: London, Washington, Cumberland, Worcester, Lincoln, Warwick 等。

以居住地的地貌为姓, 如: Hill, Lake, Pond, Pool, Rivers, Greenland, Underwood, Field 等。

依据地名或地貌而成的姓, 如: Grawford, Radford, Littleton, Whitefield, Heywood 等。这类姓有 3 个后缀值得注意。“-ton”是古英语, 意为“镇”, 后演变成 town; “-ford”意为“可涉水而渡之处”; “-wick”有时可软化为 -wich, 意为“村”。这 3 个后缀均为典型的地名后缀。^[5]

由事物或物体为姓, 如: Gold, Wood, Water, Rain, Snow, Frost, Hay, Stone, Coke, Camp, Pike 等。

这一部分列举的“姓”的文化本体特征为折射 (refracting)。由折射产生的文化意义已相当曲折, 人们不易从字面上分析出来, 大抵需凭透视推衍、引申、演绎、点化等手段曲折地释义, 需要对源语文化有一个较为深刻的了解, 尤其是对典故有一个较为深刻的了解, 否则根本无法理解词语的文化意义。^{[1] (108)}

四、Humanism 文化意义的影射

洛克的《人类理解论》的问世, 起着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 使西方近代哲学由自然主义时期进入以人为中心的时代, 并由此过渡到德国古典哲学那种把世界观问题全部人本化的哲学时期: 主张个性解放、反对宗教桎梏、注重个体人格, 从个体去看群体, 认为群体应以个体为单元和基础, 从而达到整体的和谐。这就是以美国的极端个体主义为代表的西方 Humanism (人本主义) 的突出表现。关于美国人的姓氏, 有人戏称, 美国人文化太浅, 胡姓一气, 美国人连“性” (Sex) 都敢姓, 连“强奸犯” (Raper) 都敢堂而皇之作为家族姓氏代代相传。这些家族的开山老祖想必都目不识丁, 否则怎会开此玩笑?^[6]

美国学者在艾斯登·史密斯在其《美国姓氏》一书中考察了美国姓氏的来龙去脉。基于他的研究成果, 笔者阐释如下。

蔑视影射的姓, 如: Coffin (棺材), Broom (扫帚), Broomstick (扫帚把), Death (死), Hell (地狱)。

嘲讽影射的姓, 如: Bacon (熏猪肉), Ham (火腿), Cough (咳嗽), Poison (毒药) 等。

嘲弄或嘲讽影射的姓, 如: 有些人明明是白人, 却偏偏姓黑 (Black), 而黑得发亮的人却姓白 (White), 不少碧眼金发的“白雪公主”却姓黑男人 (Blackman)、蛋头 (Egghead) 等。

敌意影射的姓,如: Slaughter (刽子手), Killman (杀人犯), Bastard (私生子), Raper (强奸犯)等。

人体特征或性格夸张影射的姓,如: Armstrong (胳膊粗壮), Coward (懦夫), Crazy (疯狂)等。

以上列举的“姓”的文化本体特征为影射(insinuating)。影射产生的意思最隐晦,意有所指或情有所蕴而不言明,不知底蕴者根本不知所云,因此疏离度最大。这时,语言表面的文化意义与深层文化意义可以大相径庭:表面的淡然、释然可以蕴涵种种感情色彩或态度,如蔑视、嘲讽、嘲弄、讥笑、敌意、夸张等等,隐隐约约,并常以非常规方式表达出来,使知情者了然,不知情者茫然。^[1]

从文化意义的影射诠释英语民族姓氏的渊源表明,西方“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价值观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巨大的解放作用。在西方,自从所谓“上帝死了”

以后,人的精神一直处于漂泊之中,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人感到“无家可归了”。此时,个体主义显示出无穷的威力,成为了西方现代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和西方政治哲学的基础,其文化精神极深刻地渗透在英语民族的姓氏中。

参考文献:

- [1] 刘宓庆. 文化翻译论纲[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 [2] 何新. 危机与反思[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7.
- [3] 连淑能. 论中西思维方式[A].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C].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 [4] 李晶. 英语拾趣[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4.
- [5] 冯承柏. 西方文化精义[M]. 武汉: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8.
- [6] 田惠刚. 中西人际称谓系统[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8.
- [7] 辜鸿铭. 中国人与外国人[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7.

A probe into the origin of English family na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cro-cultural implications

ZHANG Cong-yi, PENG Zheng-y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416000, China)

Abstract: A Probe into the origin of English family na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cro-cultural implications demonstrates that the formative process of family names presents patterns of distancing → reflecting → projecting → refracting → insinuating, which specifies a special part constructing linguistic world view in that ancient men did understand the perceptual events that we experience only by understanding human beings themselves.

Key words: English family names; cultural meanings; origin

[编辑: 苏慧]